



行印社版出人工

編組藝文報日人工

傑三門一

821
10861

書畫小藝文彙大新

傑三門一

編輯藝文報日人工

010821/01

行印在版出人工

(書號) 8168 (頁數) 60頁 (定價) 2000元 (冊數) 1冊

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·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·

定價：2000元

目 錄

一門三傑.....	丁以之 一
工人礦長.....	藍 耕 三
趕裝機帆船的人.....	徐寶華 二六
『磨小貨』.....	馮 影 四〇
解扣.....	德裕 四六

一門三傑

丁以之

東北西安煤礦屬下的泰信礦新三坑一一五掌子，是遠近聞名最不好搞的一個掌子，那一組來幹也幹不了，礦長沒有辦法，就把郭全寶那一組調來。

郭全寶組是礦上最有辦法的一組，可是到了這裏一看，大家都皺了眉頭。道口被冒頂堵住，上邊的地板還是向下壓，如果不先把棚子搞好，進出都不方便。有個工人說：「咱們是刨煤的，修理棚子是外行，搞起來費力不討好。」另一個說：「咱們把能刨的，刨一點交差就算了。」

可是，郭全寶說：「咱們這組要是也幹不了，可丟臉啊。咱

們這繩從來沒丟過臉。」接着，他又說：「大家不要怕，跟我來。有我郭全寶，這點困難算不了什麼。」

大家都跟着他下去了。這裏的煤層，是三層樓的樣式，一層用人挑，二層推車，幹到三層掌子頭，溫度到了攝氏四十五度多，大家脫光衣服，汗還是和水一樣的流，嘴裏喘的閉不住，眼睛裏直冒金星。大家再往下走，到了掌子中間，溫度有五十度，合華氏一百二十度。胸口發脹，喘氣喘的更凶，趙德祿的腳燒壞了，張繼明的眼睛燒壞了。郭全寶嘴裏說不怕，叫大家鎮靜，心裏也有點發慌。溫度這樣高，大家都像在火堆裏，要是一鎬頭到石頭上，出一點火花，就會引起瓦斯爆炸，大家全完了。他沒有辦法，把保安班長找來，保安班長一看，立刻叫他們停止作業。梁煤股長聽說這裏情形，也跑了下來，叫大家快點離開，免得發

生危險。

郭全寶坐在坑口發愁，他想起技師和他談的話。『要把這個地方恢復好了，就可以拿下部那四十萬噸煤。不過恢復這個地方是最艱苦最困難的……』四十萬噸煤，這個數字真不小，現在國家正在需要煤，工廠要開工、火車要開動、每個家庭要燒飯，都在等着用煤，可是這煤怎樣搞呢？坑裏面下都下不去。他東想西想，越想越沒有主張，最後他想起入黨的時候，黨的區委書記告訴他的話：『世界上沒有共產黨員克服不了的困難，共產黨員決不向任何困難低頭。每個黨員唯一的辦法，是依靠羣衆、信任羣衆、走羣衆路線。』他想到這裏，力量就來了，立刻站起來，把工人們找來商量，有羣衆，問題就會解決的。

大家圍在坑口開會，研究怎樣才能够把煤弄出來。各人都仔

細地想，用什麼辦法好呢？一個有經驗的老工人說：『咱們碰到的困難就是太熱，溫度高了才危險。我看咱們別怕累，多開幾個風道，多吹點風，熱就會減低，不知大家的意思怎麼樣？』大家一捉摸，覺得有道理，郭全寶立刻去找股長，說了這個主意，股長仍然沒有把握，不敢讓他們去幹，怕鬧出危險。他又去找技師，把這個主意對技師說了一遍，技師想了半天，覺得也有道理，不過開風道，困難很多，並不是簡單的事，危險性太大，大家願意，也可以試試。技師說：『假使出了事故，我可不敢負責。』郭全寶說：『我有十分把握。』股長說：『要試試也可以，大家小心些吧。』

郭全寶領導着工人們，一刻也不休息地幹了兩晝夜，把小風道刨淺了。風一進去，熱度漸漸降低，礦裏邊的高熱散去，可以

進去工作了。工人們都高興極了，心情像戰士們佔領南京城一樣，不知道怎樣才好。大家把郭全寶捧起來，舉得老高，一鬆手，又讓他掉在地上，大家拍手大笑。老郭抱住他們，像一羣孩子一樣，打開起來。

前面說到的在礦底下燒壞了門的趙德祿，在沒有到郭全寶這一組來以前，在泰信礦中，可真是大名鼎鼎的賭棍，整天不想幹活，祇好耍錢。工會想盡了方法來改造他，有、時期，好像把改造他的事，當成工會的中心工作了。成績怎樣呢？一點不管勁，他還是他，不幹活還是不幹活，耍錢還是耍錢，說、勸、批評，在趙德祿看來「都頂不了個屁」。

郭全寶接受了這個任務，他要把老趙改造過來，行政上把趙德祿調到郭全寶那一組去。郭全寶和趙德祿一見面，就非常親

熱，當親兄弟一樣的看待，告訴他說：「老趙，你先推車，這活兒比較輕閒一點。」

第一天很好，的確幹了點活。郭全寶請他到家裏去吃飯。老趙愛理不理的，郭全寶一邊吃一邊講，講過去大家怎樣吃不上一頓飽飯，怎樣受氣，怎樣挨日本人的打，現在怎樣當了礦山的主人。後來又說：『你看咱們現在吃的大米、豬肉，早先咱們過年也吃不上啊！』

趙德祿一聲不響，一門的吃，吃完了揩揩嘴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

郭全寶不灰心，他知道有些階級弟兄，過去思想上受的矇蔽太多，沒醒過來，得一點一點的教育，一點一點的勸說。一定要耐心的，尊重他、同情他、了解他，慢慢把他爭取過來。

第二天趙德祿推了三車，其餘的時間都溜號了。趙德祿心裏打好了主意，一天給你推三車，你要上火批評我，我就不幹。可是晚間郭全寶看見他，却溫和地說：「你今天累了吧？一個人推車是累啊，快休息吧，明天我再給你找兩個人，三個人推車，總比一個人強些。」

明天郭全寶調來兩個能幹的來推車，前邊一個，後邊一個，把他放在中間，一個推，一個拉，足足幹了一天，把趙德祿累壞了，說啥也不幹了。第二天沒有上班，躺在家裏裝病。

郭全寶聽到趙德祿病了，明知他是裝病，却也當他是真的，買了點心，非常熱情地來看他。一進屋就問他是那兒疼？想吃什麼？把點心遞給他，還給他留了點錢。又問他請過醫生沒有？郭全寶又說：「馬上給你請醫生去。」躺在炕上的趙德祿再也裝不

下去了，立刻坐起來，蹣跚地用着幾乎別人聽不見的聲音說：「組長，不用請醫生，我沒有病。」郭全寶用更親切更溫和的聲音說：「你看，你的腦筋就很熱。不請醫生，你也得在家休息兩天，明天不用上班了。後天上班我再給你一點輕閒的工作，你好好養着吧。」

這樣，郭全寶每天跟趙德祿，講過去，講現在，不給一點工夫讓他去賭錢。在工作上，先叫他幹點輕的。有時趙德祿偷閒，郭全寶知道了，先幫他把活幹完了，然後再去勸他、安慰他。這樣的過了兩三個月，趙德祿每月開的錢也多了，生活也好了，老婆也不跟他打架了。家裏生活一好，心裏也覺得痛快了；活幹長了，也不像從前那樣累了。這樣一來，他漸漸地怕起郭全寶來，怕他那溫柔的勸說，他一聽到那既有理又溫暖的話，他連頭都不

敢抬。別人說他，他可以豎眉瞪眼的頂嘴，郭全寶一說他，他就沒話了。

有一天，郭全寶去開會，趙德祿又犯了老毛病，跑去賭錢。郭全寶回到家子一看，趙德祿不見了，到各處去找，聽說趙德祿正在興高采烈地押牌九。這邊老趙知道郭全寶開會回來了，立刻放下牌往家就跑，到家拿起鐵叉往坑口跑，可巧碰見郭全寶。郭全寶一把拉住趙德祿說：『兄弟，你太不對了！』這句話，比一根針還厲害，扎得他心裏非常的疼痛。因為他曾向郭全寶發過誓，『永遠不要錢』，現在呢？他自己犯了自己的誓言，他祇有要求郭全寶寬恕了。趙德祿低下了頭，郭全寶也低下了頭，趙德祿心裏痛苦，郭全寶心裏也難受，好半天好半天，郭全寶說：『以後不要再要錢了。』趙德祿聽了這一句簡短的話，比打他還

難受，以後，他真的學好了。去年全局開慶功大會時，趙德祿因爲立了大功，戴上了大紅花。

郭全寶是二四輩子大組長，他哥哥是他領導下的小組長，有一次他哥哥領導的小組比別的小組少出二十車，他一聽就火了。立刻找到了他哥哥，很生氣地問他：「你們這組爲什麼少出煤，你說？」

「你說呀！」他大聲喊。

「你爲啥不說呀？」他聲更大了。

他哥哥一聲不出，氣的臉紅脖子粗。心裏想：「我是你哥哥啊，你太不給我留面子了。就是我少出車吧，你也不該這樣啊。你看人家王老大，兒子當組長，他爹就可以少幹點。」

「大組長你放心，從今後別的組出多少，我們這組出多少，

我們大家擔保。」他哥哥那組的工友替他哥哥回答了。

去年八月，西安煤礦的慶功大會開幕，郭全寶立了特功，他哥哥郭全山立了大功，他三弟郭全玉立了大功，哥兒三個都帶着大紅花坐到主席台上，聽着台下呼喊「向一門三傑看齊」的口號。

工人礦長

藍琳

煤礦工人左貴，現在已當上東北西安煤礦泰信礦的副礦長了。

左貴個兒不太高，長得挺結實，紅光滿面，常是笑呵呵的。一看見他，你便會覺得他親切和藹，但同時也莊重嚴肅。若提起礦山生產的事來，大大小小坑上坑下他沒有不熟的。老左是西安遼源村人，自幼父母雙亡，十九歲那年他便來到了礦山做工，曾經當過坑內鐵道木匠，當過登鉤的，也當過採煤工人，十三年來，他從來沒有離開過礦山。

解放以前，在日本鬼子、國民黨反動派慘酷統治的年代，沒